

重 · 庆 · 直 · 辖 · 十 · 年 · 文 · 学 · 丛 · 书

卵石小篆

何佳◎著

你热爱养育你祖祖辈辈的母亲河吗？

你知道长江正处于深度危机中吗？

保护长江刻不容缓！

保护长江就是保护子孙赖以生存的家园！

国内第一部有关长江环境保护的长篇小说震撼上市！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何 佳◎著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碧水梦 / 何佳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6

(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

ISBN 978-7-5366-8813-1

I. 碧...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2900 号

(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

碧水梦

BI SHUI MENG

何 佳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江 萍

责任校对: 郑小石

装帧设计: 吴庆渝 曹 颖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304 千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ISBN 978-7-5366-8813-1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何佳，女，原名何光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签约作家。多次在《十月》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男人的森林》、《重庆火锅》（中央电视台买断影视改编权）、《黑室谍影》等。电影《外迁路漫漫》正筹拍。《外迁》获重庆电视散文金奖。现供职于重庆万州区文化馆。

《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易飞先

副主任：黄济人 王青山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川平 余德庄 李 钢 李廷勇 李敬敏

周火岛 周晓风 曹廷华

主 编：黄济人 王青山

执行副主编：周火岛

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

——《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序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何事忠

在重庆直辖十周年之际,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作家协会共同策划组织的《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是重庆作家向自己的故土家园献上的一份厚礼,是我市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喜事。

这套丛书由8部作品组成,其中长篇小说6部,长诗2部。是由重庆文学界的知名作家、评论家历经数月,从近年来重庆作家新创作的40多部长篇作品初稿中精心遴选出来的。这批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风格各异,作品中蕴含着自强不息的城市精神,字里行间散发着清新湿润的泥土芳香。这批作品有的热情讴歌三千万重庆人民面对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旱救灾的坚强意志,有的细腻描写医学工作者勇攀医学科技高峰和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有的追踪三峡库区移民的命运迁徙,有的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巴渝农村的巨变等等,成功塑造出了一大批血肉丰满、生动感人、朴实无华的农村基层干部、舍小家顾大家的三峡移民群体、有着高尚情操和追求的白衣天使、甘愿无私奉献的环卫工人等。阅读这些作品,如同漫步在一条长长的现实主义艺术画廊中,一幅幅反映重庆直辖以来巨大变化的宏大而壮丽的画卷,让人目不暇接,赏心悦目。

令我格外兴奋和感动的是,这8部作品,不论是长篇小说还是长诗,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把文学创作的视角投向到表现当下现实生活,尤其是直辖以来重庆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山城的新面貌上来,这反映出我市广大的作家艺术家把个人的创作情感和志趣,倾注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把创作的关注点聚焦到了重庆三千万人民豪迈的前进步伐上,让文学重新回到了现实生活和社会现实主义文学这块坚实而丰腴的土地上,这是一个可喜可嘉的文学创作现象。

这8部作品的作者都是业余的,没有一个是专业作家。他们之中,有的同志长期在区县基层工作,深知下层百姓的疾苦欲求,有的是医学专家,随时关注和洞悉医学领域的前沿科技发展,有的是机关公务员,有的同志还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尤其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些作者中,有一个名叫韦强的青年农民。市作协的同志告诉我,韦强家在南川农村,他常年在外打工谋生,种庄稼、下煤窑、修楼房等什么都干过,他的长篇小说《黄土情》就是外出打工期间在艰苦的劳作之余写成的。

或许是因为作者们本来就扎根在火热的生活之中,对祖国和家乡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感受颇多,激情如海浪般常在心底潜涌回旋,对底层平民的渴望、烦恼、欢欣、愁郁、牢骚、俗语熟得不能再熟,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积弊与不公有着切肤之痛,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乎,他们在公务繁忙之余,琐事缠身之闲,不能不挑灯伏案,或以诗,或以文,倾泻自己的所思所想和心中绵延不断的炽烈情思。于是乎,农民生存的困苦与艰辛,知识分子的执著与情爱,三峡移民沉重而坚实的步履,重庆人被烈日烤晒得如锈铜般的臂膀,致富的欲望与阴谋的陷阱,纯真的失落与道德的重建,遥远的山村在现代化进程与传统冲突中的痛苦徘徊,城市的急速扩张与迟到文明的焦虑,在作者的笔下自然地流淌出来,是那样的真实深刻。让我们去感受,去倾听,去慢慢品味思索。

我非常赞赏作者们这种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创作态度,它应该被广泛地弘扬开去,成为我市广大作家和艺术家普遍而自觉的创作风尚。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和第七次作代会上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要“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创造,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作为自己的文学使命。当前,重庆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今年3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为重庆新阶段的发展“导航定向”;5月23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宏伟目标和蓝图。今天的八万里巴

渝大地热潮滚滚,城镇山乡到处充满开放进取活力,有多少默默无闻的英雄铁汉期待着歌吟,有多少平凡人家的爱心美德等待着发现,又有多少轰轰烈烈的创业新绩渴望着浓墨重彩。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激奋人心而又纷繁复杂的社会变革呼唤着广大作家艺术家的良知,激发着广大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希望重庆的作家艺术家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去描绘这个伟大时代的生活画卷,展示出更加靓丽动人的理想前景和生活希望,“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不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文艺作品,引领重庆的人文精神走向和时代的社会风尚,为重庆镶嵌上一串串精美璀璨的文化明珠,把我们的城市和家园装扮得更加流芳溢彩,美丽迷人。

目 录

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

——《重庆直辖十年文学丛书》序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何事忠

- 第一章 梦与现实 / 1
- 第二章 重案直击 / 36
- 第三章 良心何在 / 49
- 第四章 母亲河在哭泣 / 63
- 第五章 同流合污 / 84
- 第六章 清水河不清 / 99
- 第七章 尴尬碧水梦 / 117
- 第八章 心中的梦想 / 131
- 第九章 致命放射源 / 139
- 第十章 难言心境 / 161
- 第十一章 执法面对面 / 172
- 第十二章 覆水难收 / 186
- 第十三章 晴天霹雳 / 206
- 第十四章 复杂世态 / 223
- 第十五章 寻找臭源 / 231
- 第十六章 心灵之旅 / 256

第十七章 无法无天 / 272

第十八章 母亲河告急 / 280

第十九章 谁在漠视生命 / 295

第二十章 生命与责任 / 305

第二十一章 但愿不是梦 / 310

救救母亲河——代后记 何 佳 / 318

第一章

梦与现实

长江边长大的姑娘水灵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梦中她和许多鱼儿在水中尽情地游着,跳跃欢笑着,可是忽然之间,污浊恶臭的水从四面八方涌进长江,刺鼻难闻的工业废水哗哗地排进长江,成千上万吨垃圾倾倒入进长江,长江变成了公共污水沟,城市下水道,鱼儿们挣扎着,嘶鸣着,争先恐后地想逃命,可整个长江都被污染了,找不到一滴可以生存的水,最后所有的鱼儿都哀叫着死去。水灵伤心地哭着,呼喊着急,可是无济于事,鱼儿们很快就腐烂了,发出难闻的恶臭。整个长江变成了一条臭河,臭气冲天,水灵一阵阵恶心,不停地作呕,她钻出水面,看到了更加恐怖的场景,两岸的花草树木大片大片地死亡,人畜成群成群地倒下,腐烂后发出的臭气遮天蔽日,天地间一片昏暗……

噩梦醒来,奶奶给水灵讲了一个因水环境恶化发生重大瘟疫的真实故事,奶奶娘家的亲人在那次瘟疫中全部死去了。多年过去了,提到这件事奶奶还是很伤心。

水灵安慰奶奶说:“奶奶,悲剧不会重演的。”

“小灵子,你做的这个梦好吓人啊。”

“这只是个梦,奶奶你别往心里去。现在国家很重视环保建设,长江不会成为污水沟,也不会发生瘟疫的。”

奶奶仍然疑虑重重。作为一个古稀老人,人间沧桑见得太多了。她是看着长江从一条碧绿清澈的河变成现在污浊脏乱的河啊。长江的环境是好是坏,老人心里清楚得很。她刚嫁到长江边来时,那时的长江两岸是茂密的森林,河中的水清澈得能看见水中的鱼儿,人站在水里,能看到水下白白的脚丫子。人们直接从河中挑水就能下锅煮饭。解放后,大跃进,放

卫星,长江两岸茂密的树木呼啦啦几年工夫就被砍得精光,露出了光光的山坡,长江的水就变黄了,洪涝灾害年年发生,这时的水虽是黄色的,但是还没有臭味,把水从河中挑回家,加点明矾澄清后还可以煮饭。到后来,改革开放,办的企业多了,城里的人多了,乡镇的人也多了,企业废水城市污水都是直排长江,长江一天一天变臭了,水再也不能喝了,连游泳的人都不敢到江里了,游到江中心都是臭熏熏的。现在企业越办越多,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两岸的树还在砍伐,采煤开矿还在加剧,长江的环境越来越恶化,水灵做的这个噩梦,怎不令奶奶担忧呢?要是噩梦变成现实,将是多么大的一场劫难啊。

水灵做了这个噩梦,再也睡不着。早上起来,人也无精打采的。妈妈正用面筛端着谷糠往院子门前的石坝上走去。一大群鸟儿早就等候着,它们或在坝子边的草坪上,树上,花丛上,或在石坝上悠闲地散着步或是蹦跳着。有的在树上跳跃着,树上晶莹的露珠,被鸟儿震荡后纷纷下落,像下的珍珠雨,透明、纯净,好看极了。有调皮的鸟儿,好像在向同伴炫耀它的绝顶轻功,站在开得正艳的芍药花上,芍药花微微地颤动着,花蕊中透明的露珠滚动着,却并不掉下来。也许是因为鸟儿轻轻的摇动,睡了一晚上的花儿悠悠醒来,散发出幽幽的清香。见水灵妈出来,像受到某种召唤,那花朵上正表演轻功的鸟儿,弹跳一下,花朵像喝醉酒似的摇晃起来,上面的露珠有的滴落,有的似坠非坠,随着花朵慢慢恢复常态,那在花朵边缘似坠非坠的露珠,又慢慢滚动着回到花蕊。其他鸟儿也鸣叫着纷纷飞到水灵妈的身边。水灵妈把夹杂着小米的谷糠撒到石坝上,草丛中。饿了一晚上的鸟儿,兴奋地啄食着,像感恩一样,有的一边啄食着,一边表演着即兴编排的舞蹈,那双小脚蜻蜓点水般地蹦跳着。

早上百鸟来朝,这是水灵奶奶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她倾听着鸟语,眼睛笑眯了缝,没牙的嘴笑得好半天合不拢。

今天水灵却无心欣赏鸟儿们美妙的歌声和精彩的表演。吃早饭时,水灵把碗端到地坝边,地坝坎下是一大片礁石,紧连着礁石的是大沙坝,紧连着沙坝的就是奔腾的长江。

水灵爱长江,爱长江边的一草一木,爱长江里的一沙一石,对于水灵来说,她有两个家,一个家在岸上,一个家在水中。水灵会走路就会游泳了,她九岁那年就瞒着家里,一个人游过了长江,之后胆子越来越大,长

江成了水灵任意遨游的水中世界,与浪搏击,与漩涡周旋,与浪花嬉戏,与鱼儿赛跑,江水滋润着的水灵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大姑娘。

长江的变化,水灵的身心和肌肤都能感觉得到。以前到长江里游泳,肌肤只要一接触江水,马上就张开每一个毛孔,快乐得直歌唱,任那清凉温柔的母亲河水滋润着,宛如在天上瑶池沐浴。可是最近几年,肌肤一接触江水,就感觉到涩涩的,绷得紧紧的,拒绝江水的浸入。这是因为长江的水被污染了。

从中央到地方,年年喊保卫母亲河,可母亲河的污染一年比一年严重,环境越来越恶化,水灵一想起晚上做的那个噩梦就不寒而栗。

大军这时风风火火地跑来。水灵猛地看到大军,“呼”地一下子站起来,本能地往后退着,一脸的惊恐。

大军奇怪地问:“水灵,你怎么了?我的样子很可怕吗?我可是四乡八邻公认的大帅哥呢。”

水灵没心思说笑,心事重重地说:“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大军笑了,问:“你这样怕我,梦见我打你了?我是舍不得打你的,我……”大军想说“爱你还来不及呢”,当看到水灵的妈妈和奶奶就在房前的小街基上坐着,就改了口,说:“我打谁也不能打你啊,你说是不是?”

水灵不想多说什么,问道:“你找我有事吗?”

“听说你要去当垃圾工,这是真的吗?”

水灵看着奔流的长江,说:“是清漂,是为母亲河梳妆。”

大军冷笑一声,说:“别说得这样好听,就是当垃圾工嘛,你知道那是什人干的吗?那是没有职业的下岗工人干的。”

“不,还有热爱长江的人也可以干。”

“开什么玩笑?你堂堂皇皇北区别市政处一个科长,去当垃圾工,活又脏又累,是不是有人故意整你?谁给你小鞋穿?让我舅舅去给你摆平。”

“你瞎说什么呀,哪个会整我,是我自己主动要去的。长江清漂是件很重要的工作,我一直想搞环保工作,这次是一个好机会。”

“你想调到区环保局去我不反对,你说你一个女娃儿去当垃圾工的头,亏他们想得出来。”

“是清漂队队长。”

大军研究似的看着水灵,说:“我问你,你是不是以环保局作为跳板,

然后达到你的目的？你是不是想调到市里去啊，这很好啊，我支持你，但市里好单位多的是，我舅舅和市里很多领导都熟悉，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你何必要绕这样大的弯子呢？”

水灵生气了，说：“你就这样看我啊，我是那种有心机的人吗？想到环保局，就是想参加清漂，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好不好？”

“如果你真是为了当清漂工才要求调到市环保局，我坚决不同意。清漂队队长，那是个什么级别呀？”大军武断地说。

“在72行中没有清漂这一行，三峡库区蓄水才派生出的新生行业。我不在乎什么职位，只要能干我喜欢干的工作就行了。”

“不晓得是哪个给你灌了迷魂汤。反正我不会同意的。”

水灵固执地说：“我喜欢长江，我心甘情愿，你管不着。”

奶奶摇着手中的蒲扇，不紧不慢地说：“小灵子，奶奶支持你。”

妈妈也笑着说：“我也支持你，要是你爸爸还在，你爸爸也一定会说，小灵子呀，爸支持你的选择。”

水灵奶奶和妈妈的态度，一下子让大军感到孤立无援。他知道水灵的奶奶和妈妈都不满意他，认为他不实在，喜欢夸夸其谈。大军很不服气，发誓非要干一番大事业出来，让水灵的奶奶和妈妈瞧瞧，他大军可不是孬种。大军不满足于每天上班每月拿千把块钱工资，所以早就停薪留职下海了，开过餐馆，搞过运输，却没有一样赚到钱，反倒赔了不少，现在正在琢磨最赚钱的事。水灵早就劝他回单位，可大军总是不听。

大军不想和水灵的奶奶和妈妈理论，他约水灵到江边走走。

水灵也不想和大军在家里争论谁对谁错，她和大军往江边走去。一阵风吹来，浓浓的油污味直扑鼻子，越往江边走，油污味越浓。

大军皱着眉说：“好臭，这是什么味？”

水灵恨恨地说：“肯定是上游的企业又在排放有毒的废水。”水灵甩开大军，朝江边跑去，她跑得有些急迫，被一块石头一绊，重重地摔倒在沙地上。

“你慢点，你着什么急嘛，又不是你家房子起火了。”

水灵没理睬大军，爬起来又继续往江边跑。跑过礁石坎，跑过沙滩，就是长江了。站在江边，水灵呆住了，她看到江面铺着一层厚厚的油污，发出刺鼻的臭味。水灵被熏得不停地咳嗽，眼泪也熏出来了。不断有鱼跃

出水面,然后挣扎着死去,很快油污中漂浮着成千上万的死鱼,竟然与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

看着目无法纪的企业把长江当做下水道、公共污水沟,水灵的心颤抖了,她气得说不出话来,嘴唇抖动了好半天,只说出一句:“天哪……”

大军也被浊气呛得不停地咳嗽和流泪。他拉着水灵,说:“水灵,我们走吧,别呆在江边了,小心中毒。”

水灵泪流满面,看着一条条死去的鱼儿,心疼地说:“可怜鱼儿,你们在水中自由快活地生活着,你们招谁惹谁了? 可怜鱼儿们……”

大军不满地说:“水灵,你这眼泪也太不值钱了,鱼死了,你伤的哪门子心啊?”

水灵恨恨地说:“我要投诉,投诉这些黑心的企业。”

“别管闲事了。”

水灵不满地看了大军一眼,说:“这不是闲事,长江是我们大家的,是我们的母亲河,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污染她。”

大军鼻子里“哼”了一声,说:“理是这个理,我们能阻止那些财大气粗的企业往母亲河排放废水吗? 水灵,别天真了。你难过也没有用,走,想吃什么,我带你到街上进馆子。”

水灵哽咽着说:“我什么也吃不下,我要投诉他们。”

“关我们什么事啊? 投诉了管什么用?”

“你这人,还有没有一点爱心啊? 亏你也是吃长江水长大的。”

水灵拿出手机拨号码。

大军一下子夺过水灵的手机,生气地说:“你真的要投诉啊? 你不怕那些黑心企业报复,我还怕呢。”

水灵和大军争夺手机,水灵生气地说:“给我,你给不给我? 你这胆小鬼,你还是不是男人? 真让我瞧不起。”

水灵夺过手机,拨打了江海市环保局的“12369 环保举报热线”,她急急地说:“你们快来吧,在大礁石江面发现了大面积油污……”

紧急出动,对每一个环保工作者来说,案情就是命令。

江海市环保局副局长王天宏带着环保工作人员紧急赶往出事地点。到了大礁石附近江面,果然看到黄色的泡沫覆盖着整个江面,翻滚的泡沫发出一阵阵恶臭,刺鼻难闻,泡沫里漂浮着成千上万条死鱼,在泡沫带

的边缘,有一些来不及逃生的鱼还在挣扎着。

王天宏骂了一句粗话:“狗娘养的。”

看着触目惊心的污染现场,环保工作者们愤怒了。

王天宏吼着下了一道命令:“干活,查出这罪魁祸首决不轻饶。”

王天宏带着监察一科科长高永强,科室人员小东和小兵等人顺着污染带往上走着。

王天宏原是环境监察总队队长,因工作出色,被提拔为副局长,分管环境监察,干的仍是老买卖,这环境监察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要与违法企业面对面,无论寒暑都是在第一现场。王天宏算是环保局的老环保了。其实他的年龄并不大,刚四十出头。他二十一岁到环保局,在这个战线上干了快二十年了。还有一个原因是,环保局的人像走马灯似的调动,像王天宏这样一直坚持的老环保不多了。特别是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强调经济的增长,违反《环保法》的企业越来越多,环保局与地方政府、各大企业的矛盾越来越多,干环保这一行,真正是费力又不讨好。江海市环保局查处的大小案件,他几乎都参与过,算是环保局的活字典了。他当副局长两年来,事事喜欢身先士卒,深得下属敬重和群众喜爱。

永强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的博士生,有很多好机关等着他,但他却对环保这个行业情有独钟。他像众多的环保志愿者一样,一边学习一边参与环境保护。考研时,特地选了环保这个专业,毕业后就到这个单位来了。他的女朋友莎莎极力反对他搞环保,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环保这条路。环保工作比想象的还难上千百倍,污染长江的案例一起接一起,有时一天当中就会发生多起,对长江的危害极大。永强下决心要与污染长江的企业斗争到底。

小东刚到环保局不久,他长得又高又壮,说话也是大嗓门,还有些爱贫嘴,平时总是粗粗拉拉,大大咧咧的样子。说起小东,知道情况的都很同情他。小东自小喜欢长江,从小就喜欢在长江里游泳,性子有些野,喜欢的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上学时对书本知识不感兴趣,喜欢看武侠小说。他并不想固定在某一个单位干固定的工作,按小东的话说,那样太没有出息了,不是大丈夫所为。他干上环保,是因为一场霍乱夺去了他母亲的生命。小东的家在江海市的达达县。那是一个在长江边回水湾的县城,由于气流不畅,加上环境卫生差,历史上发生了多起瘟疫。在小东十五岁

那年,又一场霍乱袭击了这座县城,全城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被传染上了,那一次霍乱,达达县的损失太惨重了,畜产品卖不出去,更没有人到达达县来投资,连达达县送到市里的报告都无人敢拆阅,更别说上项目搞建设了。除了中央调集的防疫医生,达达县见不到一个外人。虽然调集了不少防疫医生,满城打消毒水,洒石灰,但还是有许多鲜活的生命被霍乱夺走了。小东的爸爸妈妈都染上了霍乱,爸爸的病后来好了,小东却失去了最疼爱他的妈妈,妈妈死后,爸爸悲痛欲绝,成天借酒浇愁,后来爸爸另外找了一个老伴,同那老伴一起生活,小东则成了无人疼爱的孤儿。原本幸福的家庭没有了,可恶的霍乱让小东不仅失去了妈妈,还失去了爸爸,小东一下子变得懂事起来,从此发奋读书,大学毕业后,搞上了环保工作。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中国只有一条长江,谁要是污染长江,就是跟我小东过不去,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小兵和小东是高中同学,小兵的性格跟小东则完全不同,小兵人长得文文弱弱的,像舞台上的奶油小生,说话喜欢咬文嚼字,上学时喜欢写诗,不过多次投稿却没正式发表一首,他的口头禅是“环保搞不好,小命就难保”。他干上环保,一方面是喜欢母亲河,一方面缘于诗人的幼稚和冲动,他相信通过三五几年的努力,母亲河就会变得清洁漂亮。

王天宏、永强、小东、小兵无法顾及眼睛和喉咙的难受,他们取水样,摄像,现场调查,一丝不苟地工作着。

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大家都很气愤,七嘴八舌地说:“现在长江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几年前我们还到江边洗衣服,洗菜,现在连尿罐都不敢到河边洗了。”

“你们环保部门还是管一管啊,这样下去长江变成一个大臭沟了。”

“天天被臭气包围,日子怎么过哟。”

“我是游泳爱好者,原来一年四季我都下江,现在不敢了,水太臭,游到江中心都是臭的。”

听着群众的议论,王天宏和永强他们心情非常沉重。

王天宏对围观的群众说:“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查清污染源,严肃处理。也请你们举报违法企业。”

王天宏他们又往上走,边走边取样。水灵远远地看着永强他们,脸上